

学

愈演愈烈的高校学术腐败，正演绎出一幕幕寡廉鲜耻的丑剧……

韦火 著

腐

河南文艺出版社

I247.5/1518

2008

学

愈演愈烈的高校学术腐败，正演绎出一幕幕寡廉鲜耻的丑剧……

韦火 著

腐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腐/韦火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623-921-6

I. 学... II. 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1031 号

学 腐

韦 火 著

责任编辑: 李 辉

责任校对: 伊春萍

装帧设计: 钱 楨

出 版: 河南文艺出版社(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网 址: www.hnwybs.cn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发 行: 杭州贝榕图书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50,000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921-6

定 价: 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小说梗概

本书向您淋漓尽致地披露学术腐败的种种劣迹。

留美博士，雄心勃勃回到国内，认真做学问却处处碰壁，是什么原因？

大学老师，搞科研出成果，也要遵循学术界的冷酷行规，又是什么原因？

当了校长，抓学科人才建设有“窍门”，就连评选院士也要找“秘诀”，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白天是教授，晚上是野兽”，象牙塔已逐渐被社会上的腐臭一点点地渗透、侵蚀，已不再是远离尘俗的一方净土。

愈演愈烈的高校学术腐败，正演绎出一幕幕寡廉鲜耻的丑剧，个别角落甚至露出了刀光剑影，演变为血淋淋的搏杀，情节令人触目惊心。

故事发生在一所全国重点院校——江州大学。主人公孟小飞是一位学有成就的留美博士，在国内高校“人才青黄不接”的大呼小叫声中，他选择了回国工作，踌躇满志地准备在母校大干一番事业。然而，世俗学风把他的一腔热情和理想情怀渐渐否定了。他感到四处碰壁。

一个偶然的机，孟小飞结识了女大学生欧阳娜，他重新审视现实后悟出了结论——所谓的道德防线其实不堪一击，男女交往也好、做学问也好，无不例外。接着，他在另一个知识女性、大学同班同学陶慧的“调教”下，逐渐摸清了学术界潜隐的冷酷规则和钻营窍门，成为一个玩弄学术于股掌之中的“高手”。

接着，孟小飞凭着自身的海归背景和慢慢学到的混迹学术圈的一套手段，马太效应般地获得了诸多学术和政治荣誉，从教研室主任爬上了生物技术学院的院长、大学副校长的高位，并极力摘取“院士”头衔。与此同时，他的个人生活也日益“丰富多彩”，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几个知识女性之间。

在社会环境的“发酵”作用和孟小飞的“榜样力量”影响下，江州大学老中青三代学者，弄虚作假玩学术的队伍不断扩大，上演了一出出学术腐败的闹剧，甚至为争名夺利不惜以“高智商”的犯罪手段残害同行。

在这一过程中，以正直博学的老教授顾宝忠、纪委副书记刘伟民为代表的正义力量，始终进行着抗争和抵制，作恶多端的“伪学者”朱永跃锒铛入狱，“聪明绝顶”的原青年教师梁中民也未能逃脱法律的严惩。但是，孟小飞这样在学术上和政治上身居高位的“著名学者”，却能安然脱身，他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院士”的门槛。顾宝忠悲愤满腔地发出了“救救学术”的呐喊，抗争还在继续着……

主要人物

孟小飞：留美归国博士、生物学教授，后担任江州大学生物技术学院院长、大学副校长

陶 慧(女)：江州大学（以下略）生物技术学院办公室主任，孟小飞的大学同学

梁中民：生物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后辞职下海当了小老板

顾宝忠：生物技术学院知名的生物学家，孟小飞的导师

甘 敏(女)：江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技师，孟小飞的妻子

李明秋：生物技术学院老教授，遗传学专家

朱永跃：生物技术学院中年教授，微生物专家

欧阳娜(女)：江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毕业后为江州日报社记者

陈兴军：生物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刘伟民：江州大学纪委副书记，原是生物系党总支书记

管一凡：江州大学校长，教授

孟克生：江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主任，甘敏的同事

01

唉，这个梁中民呀，真不该聪明反被聪明误，一不留神进了大牢，还险些掉了脑袋。要不然，声名显赫的孟小飞，怎会跑到大马路上来领受飞尘扬土呢，堂堂一个大学副校长，至于像平头百姓一样在街头拦车吗？！

早春二月的江州市，重重阴霾不散，天空像是腐烂了似的，让人嗅到一丝惶恐的气息。

孟小飞站在江州大学校门外的路边，在车水马龙中挥着手拦的士，打算趁新学期忙碌之前，去与欧阳娜碰面。“碰面”这个词比较中性，不像“幽会”那样令人觉得心虚、愧疚，更不像“偷情”那样容易使人产生一丝犯罪感。中文的含义就是丰富，以前自己只要告诉梁中民想出去“碰面”，这小哥们马上就心领神会，亲自开车接送，免去了他孟校长的某种担忧。

自从梁中民被捕之后，这样的“碰面”活动一时就没合适的人开车接送了，副校长动用公车办其他私事倒没问题，但这种寻芳觅艳的事总担心走漏风声，只有打的往返是最稳妥了。

一辆红色桑塔纳的士停到身边，夹杂着尾气臭味的一股风擦肩而过，孟小飞觉得似有某种不祥的征兆袭击了一下自己的意识，头脑闪现出瞬间的眩晕，感到十分不爽。

今天怎么像阿庆嫂一样，真是有点不寻常啊，街上的气氛也

令人感到蹊跷。的士开出没多远，孟小飞就发现不太对头，很多商铺和药店门前排起了长队，这是多年没见过的现象，他问的士司机是怎么回事，的士司机说：谁知道啊，都在传说江州这几天有一种怪病在扩散，已经死了不少人呢，一早都在抢购醋和盐，还有板蓝根之类的中药，据说可以预防。

怪不得呢，妻子甘敏前两天下班回来说过，她们医院收治了几个奇怪的发烧病人，开始以为是普通的肺病，没怎么注意，结果好几个医生护士很快就被传染上，并相继病倒，还死了个护士，医院这才采取紧急隔离措施。

当时听了妻子唠唠叨叨的话，孟小飞并没在意，看来今天老百姓的反应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孟小飞掏出手机给甘敏打电话，告诉她在街上看到的情况。甘敏恐慌地说情况越来越吓人了，得怪病的人今天又死了两个，有个医生也快不行了，但大家到现在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要赶快给家里多弄些醋和板蓝根，无论如何不能坐以待毙。

甘敏的电话刚挂断，欧阳娜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她说今天还是别碰面了，赶紧应对这个突发情况吧。孟小飞说，那就改日再见，你当记者的消息灵通，知道具体情况吗？欧阳娜说，我也不太清楚还想问你呢，你老婆不是在前沿阵地吗？我们几个记者想到医院去采访，被报社领导堵住了，说是在没有统一口径之前，不准任何新闻媒体报道这件事。

也许是这个大国的公民太多了，稍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满城风雨，连新闻媒体都一无所知的事情，全城百姓就有了反应。孟小飞马上要求的士司机返回学校，手机的短信息提示音又“嘀嘀”响起，一条信息赫然出现在荧屏上：梁中民越狱了！

孟小飞看了短信立刻惊出一身冷汗，今天真的是大白天撞鬼，一准是个“诸事不宜”的日子。

这个不久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梁中民，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初保住梁中民一条小命已是费尽周折，总算让自己金蝉脱了壳，而今这小子越狱岂不是罪加一等找死吗？搞

不好再连累自己……想到诸种可怕的后果，孟小飞的脑海闪过的不再是瞬间的眩晕，而似一道穿过万物的霹雳，几乎把他的大脑炸得一片空白。

几个月前的一天，孟小飞正为自己申报“院士”一事忙得焦头烂额，甘敏忽然从医院打来电话，语气惊慌地说，小飞，梁中民出了大事被捕了！孟小飞听到这话本能地问道，那怎么可能呢？甘敏急促地说，梁中民用放射线杀人，我们检验科主任刘克生已生命垂危呢！

孟小飞怕甘敏在医院说话不便，压低嗓音说，你赶紧找个理由回家。

那边的甘敏无可奈何地说，不行啊，医院正安排全科人员体检，说不定我也受到辐射了。

孟小飞觉得情况严重，交代她说，你一定要沉住气，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晚上回家再说。

梁中民被捕，甘敏心里揣着一团疑云，会不会是自己老公指使梁中民下的毒手？这些日子刘克生与梁中民的矛盾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老公跟梁中民的利益绝对一致，他对刘克生的行径也火冒三丈，让梁中民去收拾刘克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转而一想，以老公的智商还不至于出此下策吧？又转而一想，情况很危险，即使不是老公指使，很多事情他也难脱干系，自己这个看起来十分完美的家庭，很可能就要大难临头了。

下班一回到家，甘敏把孩子支开，就哭哭啼啼地说，你、你犯得着这样吗？总不能为出口恶气连老婆孩子也不顾了吧？

孟小飞已经心乱如麻，把茶几一拍厉声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扯没边没际的事，我怎么会干这种下三烂的蠢事，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一向沉稳的老公勃然大怒，甘敏的情绪才慢慢冷静了下来，她把白天看到的和听到的事详细道给孟小飞。这段时间刘克生总觉得自己精神欠佳，今天一上班就感到身体特不舒服，让科里的同事给他抽血化验，大家嘻嘻哈哈地跟他开玩笑，也没多想什么，

可化验结果一出来把全科的人都震呆了：他身上的白细胞指数，居然还不到正常人的一半！说明体内的骨髓造血系统正遭到严重破坏，这可是要命的事啊。凭着多年的医学知识，刘克生立刻想到，很可能是最近受到了大剂量放射线的侵害，说不定办公室周围存在致命的放射源，得马上找核医学科拿探测仪来检测。果不出所料，那探测仪刚一插上电，警报器就呜呜地响了起来，整个楼层的人就像马蜂炸了窝似的四处乱逃。奇怪的是，过了一会儿再次检测，那神秘而强烈的放射线又忽然消失了，迹象表明有人在附近故意操纵辐射！医院立即报了警，公安人员很快来到现场，把躲在刘克生办公室隔壁房间正准备销毁辐射仪器的梁中民及其助手逮了个正着。

甘敏说话时眼神惊悸，声音颤抖，当时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她告诉老公，刘克生经诊断已命悬一线，准备送往北京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受到放射侵害的医护人员多达几十个，病情严重的都已住了院，她自己也受到轻微影响。

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啊。孟小飞边听边自言自语道。甘敏马上又带着哭腔说，院里都在议论，梁中民这回肯定要挨枪子儿了，要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我们家可怎么办呢？

孟小飞心里明白，虽说与梁中民有生意上的瓜葛，但名义上是甘敏入股的，何况这点外人也根本不知晓，自己更是躲在暗处从没露过头。他非常镇静地对妻子说，梁中民犯罪是咎由自取，你脑袋清醒着点，别往自己身上瞎套。

这几年经历和处理了不少有惊无险的事，孟小飞已经有了化险为夷的丰富经验。今天接到甘敏的电话后，他一直在考虑挽救梁中民的办法。听了甘敏的细述，他觉得梁中民这回捅的娄子太大了，几乎把天戳了个窟窿，眼下只能考虑丢卒保车，争取自己虎口脱险了。他平静地告诉甘敏，梁中民犯罪与我们毫不相干，念他这些年跟我们有点儿交情，我想办法看能不能保住他的脑袋，也好让他别拖泥带水乱咬。甘敏说，万一他交代了和我们共同在医院投资的事咋办？孟小飞说，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在这件事情

上你必须坚决站在刘克生一边，咬定是梁中民硬拉你们投资分成，大不了破财免灾把分到手的全部退出来。

甘敏犹犹豫豫地说，千辛万苦才挣来的这么多分成全部退掉？孟小飞不耐烦道，你就别婆婆妈妈的了，青山依旧在总会有柴烧。他又交代甘敏说，梁中民现在是刑事犯罪分子，跟我们的经济交往风马牛不相及，千万不要胡乱搭界，自己引火烧身。

这一晚，孟小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天亮也没入眠，头脑里终于形成了一个营救梁中民的方案……

没料到啊，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侥幸保住了梁中民的命，他居然刚服刑不久就越狱了。孟小飞接到杨琼的手机短信，浑身直冒冷汗，哪还有心思去搞什么醋和板蓝根，一心只想找杨琼尽快了解具体情况。

回到学校冲进办公室，孟小飞关上房门就给杨琼打电话。作为杨琼的上司，孟小飞早已将这位玲珑丽人俘获，他拨通电话习惯性地叫了声“Darling”。杨琼以为他又想“碰面”，没等他说第二句话就抢先道，我的校长大人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情逸致？你那小哥们溜出了大牢正在亡命，一旦被抓获，他脑袋可就要搬家了，你悠着点吧。

听到这话，孟小飞瘫软在座椅上，感到一股凉气爬上后背，今天不仅是个诸事不宜的日子，还可能是个厄运将临的大灾日。

甘敏下班带了一大沓口罩，匆忙赶回家。她一进门就喊，家家户户都在熏醋，怎么我们家一点动静都没有？见孟小飞全无准备，她气得大发雷霆。孟小飞没心思与她理论，甘敏于是吵吵嚷嚷着出了门，找邻居们借醋去了。

恐慌比疾病本身传播得更快，仅仅一天的工夫，整个江州市的板蓝根和醋售卖一空，动作慢的人最后要花几十元才能买到一瓶普通的食用醋。校园内外的局势也陡然严峻起来，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醋和消毒水的味道，街上行人步履匆匆，不少人戴上了厚厚的防护口罩，公共场所多已门前冷落鞍马稀。

尽管新闻媒体刚开始还保持沉默，人们也不相信出现了大

规模蔓延的传染病，但事实真相很快就被披露出来：一场骇人听闻的“非典”瘟疫，正肆虐在中国大地。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孟小飞觉得毛泽东的诗词真是高瞻远瞩。人类其实很脆弱，肉眼看不见的某种微生物，居然也能搅得周天寒彻，迫使每个人不得不迅速行动起来捍卫自身的生命。很快，江州大学与社会各界一样，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抗“非典”而展开。

胸有响雷而面如平湖者方能拜大将，处在无比焦灼和忧虑之中的孟小飞，头脑仍异常清醒。无论是从业务副校长的职责，还是从目前面临的危险处境来说，自己都必须在这场抗“非典”的科技攻关中有所作为，当初回国时的雄心壮志似乎又重现脑海。可一想到这些年来发生的往事，梁中民的身影总是挥之不去地出现在眼前……

孟小飞清楚地记得，当年自己从美国回来时，一下飞机最先接触到的母校老师就是梁中民。

02

学术界向来是有点“呐喊”精神的，不同的时期总会发出不同的叫喊声。“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似乎还音犹在耳，中国的高校又传来了“人才青黄不接”的大呼小叫。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老一辈的科技精英大批退出了学术舞台，林林总总的学科专业如同武林门派一样，呼唤新一代高水平的掌门人。这就像一片巨大的磁力场，吸引了不少海外学子陆续归来，孟小飞也是在那个年代踏上回国旅程的。

虽然几年前已过了而立之年，孟小飞却依然保持着学生时代的心高气傲，乘飞机、坐火车从不愿与陌生人随便搭讪、聊天。在洛杉矶飞往江州市的回国航班上，孟小飞的心情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目养神，却始终没有睡意，思绪在飞扬着。毕竟出国已有六七年了，重新回到江州大学，他不得不思考即将面临的工作挑战，更多的则是憧憬着未来的发展。

对自己的能力和素质，孟小飞是信心十足的。伴随着“光荣属于八十年代新一辈”的旋律，孟小飞在学业上的发展可谓如日中天。在中国社会那个充满激情与理想的特定时期，他持之以恒的进取精神是无愧于时代的。

当初凭着“头悬梁、锥刺股”的毅力，孟小飞一举考进了江州大学生物系，成为这所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那时候的高

考，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并不准确，只要有桥能过去，再多人也不怕，大家就慢慢过嘛，关键是根本就过不去！那个年代，全国的大学录取比例还不足 5%，简直就是一场智力和意志的超级比拼。哪像现在的高考，近一半的考生都能踏进大学校门，如果当年有这等好事，那一定是从西边出了太阳。

有幸被推荐为系主任顾宝忠教授的研究生，这是孟小飞学术生涯的重要起点。别看顾宝忠是个摘了帽的老右派，却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这与他早年的留美经历有关。孟小飞的专业天赋和才华得以充分展露，与顾宝忠这位知名学者对他三年的悉心指点分不开。就连当时生物系的教授们也啧啧称羨，国内最权威的生物学杂志居然对一个在读硕士研究生格外青睐，三次发表了孟小飞的研究论文。这么罕见的事情当年曾在江大师生中引起轰动，在国内学术界也好评如潮。

即使后来到了美国，孟小飞的刻苦与执著，同样受到美国导师 Cohn 教授的赞赏。优越的科研条件让孟小飞如虎添翼，几年下来，他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并如愿获得了博士学位。

孟小飞记得博士毕业那天，他专门打了个越洋电话给顾宝忠，报告学业完成情况并征询下一步工作的意见。顾宝忠在电话中仔细询问了目前学术上的一些热点情况，至于今后的打算，他只是淡淡的一句话：你自己决定好了。Cohn 教授了解到顾宝忠的态度后，建议孟小飞到 N 研究院做几年博士后工作。

美国佬好的方面，应该充分肯定。来到 N 研究院这一全美最著名的生物技术研究基地，孟小飞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这所云集了全球一流学者的研究机构中，他有机会与不同肤色的同行切磋交流、良性竞争，出色地完成了多项高水平的实验研究，被全美生命科学年会邀请作大会报告，随后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在头篇发表了他的论文。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以 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的身份指导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们。

当然，美国佬也有不好的一面。做博士后期间，孟小飞被邀

请参与了美国几家知名医药企业的生物科技开发研究，但这些企业往往不提供关键的技术数据，对他这个“外来户”似乎还处处提防着，只是委托他完成其中的某项具体实验，这让他感到憋气。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收获很大，视野得到了拓宽。

此刻，坐在飞机上的孟小飞，回顾这么多年的历程，他觉得上帝对自己一直偏爱着，想到这里，嘴角不禁露出一丝笑意。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江州国际机场，孟小飞拿着手提物品，来到托运行李提取处，他找好行李小推车来到行李传送带的边上等候。侧身向二十米开外的接机口望去，哟，三个人同时在向自己使劲挥手呢。中间那个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陶慧，她那张清瘦、具有骨感美的脸庞，比过去显得更加圆润了，水灵灵的双眼依然顾盼生辉。陶慧身边那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国字脸，细长的眼睛，看上去很眼熟，可又一时想不起来。另一个五十上下的中年男子，他似乎没什么印象。

孟小飞赶紧也挥手致意，又指了指自己的行李车表示稍等，只见那小伙子与出口处的工作人员急促地说着什么，而后一溜小跑来到他身旁，一手接过行李车，一手伸过来握手。

孟老师您好，您不认识我啦？我是梁中民，小梁啊，您的学生。

认识，认识。孟小飞立刻想起来了。自己出国时梁中民还是个大二学生，临走时硬要去机场送行，孟小飞怕影响他上课而谢绝了。

这个梁中民，是个有名的“机灵鬼”学生，也小有才艺，能画一手好画。小伙子不但人长得帅气，手脚也很勤快，课前课后替老师们四下张罗，课堂上帮着在黑板上画个简图什么的像模像样，当时不少任课老师都向顾宝忠建议将来把他留在系里。

说起来梁中民与孟小飞还有一种特殊关系，梁中民的哥哥梁大民，是江大法律系与孟小飞同期的同学，因是一个省考来的老乡，读书期间虽不同专业却也偶有来往，毕业后梁大民分回了原籍省城。梁中民刚考进江大生物系那年，孟小飞已经研究生毕业

留在系里当助教，当时梁大民还来过一封信，请求多关照自己的弟弟。起初孟小飞在系里碰到梁中民还过问一下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后来发现梁大民的这个弟弟聪敏、老练，根本用不着关照什么。

孟老师一路辛苦了，今天陈书记、陶主任都亲自来接您了。

见孟小飞面露不解神色，梁中民接着道，哦对了，那个是咱们生物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陈兴军，他是前几年从部队转业下来的。陶慧老师您应该熟悉啦，她现在是学院办主任，原来咱系的书记刘伟明提拔到学校纪委当副书记去了。

孟小飞和梁中民一起推着行李车向出口走去，他随口问道，你在系里读研究生，是吗？

惭愧呀孟老师，我没考上，我哥还来信骂了我一顿呢，我大本毕业后留在系办了，现在叫院办，主要搞教学和科研的行政辅助工作，在陶主任手下干。孟小飞听梁中民这样一说，觉得他干这个工作倒真是人尽其才了。两人边说边来到了出口处。

陈兴军已经先伸出手握住孟小飞的手说，欢迎，欢迎，我代表顾院长、代表全院师生员工，热烈欢迎孟博士回到祖国，全院同志都为你这样的优秀人才毅然回国感到自豪。

已很久没听过这种中国特色的官式语言了，孟小飞略感不习惯，嘴里应着，谢谢，谢谢陈书记。

欢迎老同学归来，陶慧也热情地伸过手。

陶大主任也亲自来接，不敢当啊。毕竟熟悉又是老同学，孟小飞以调侃的语气说。

你真会拿老同学开涮，像咱这样的苦命小卒，能为大博士大专家跑腿服务，深感荣幸呢。陶慧微笑着接过孟小飞的一个手提袋说，美国的水土真养人，豌豆你可是一点都没变啊。

“豌豆”是孟小飞大学时期的绰号。这个绰号倒是带有褒义的，起因来自遗传学家孟德尔的豌豆杂交试验，这门课考试孟小飞获得了全班唯一的满分，而他恰好与孟德尔“同姓”，于是有人开始称他“孟豌豆”，慢慢地，“豌豆”这个称呼在同学中就流传

开了。从那时开始，陶慧也一直这么称呼孟小飞。

当年陶慧就像个高傲的白雪公主，按说郎才女貌，孟小飞跟她在大学期间应该有点甜蜜的故事，但两人缺了点缘分，原因不在陶慧，而是孟小飞那时太不开窍了，后来他想起来还直后悔，陶慧这么俊秀的模样，在全系各年级是无可争议的“系花”，而且还是个“高干子弟”，又能歌善舞，他孟小飞当时怎么就无动于衷呢？尽管她学习成绩很不好，而且热衷于在学校文娱活动中抛头露脸，但这算什么缺点嘛。班里班外追求陶慧的男生快有一个连队的人马了，多少蠢蠢欲动碰了钉子的男生都感到她可望而不可及，背地里称她为“冷美人”。但这个“冷美人”偏偏对他孟小飞例外，经常笑脸相待，可他居然还不知道好歹地故作清高，简直没救了，这不是个榆木疙瘩还能是什么？

这家伙就是个种豌豆的料，其他什么都不明白。班上有几个女生，起初时不时找些学习上的问题与孟小飞搭讪，他却总是严肃有加地讨论，涉及学习之外的事则不愿多接茬儿，后来大家异口同声地给他下了这个结论。唯有陶慧不同意“种豌豆”之说，大家立刻鼓动陶慧去俘获“豌豆”，陶慧却不屑地说，哼，在我这儿根本没排上号，我可不想吃“豌豆”。嘴上虽然这么讲，孟小飞在陶慧心里其实早就挂上了号的，这个豌豆才华横溢是公认的，虽然外表看上去温文尔雅，戴着一副眼镜给人以文弱书生的感觉，但关键时候却显露出超常的敏捷、果敢，有件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次学校篮球赛，生物系与外系冠军争夺战进入最后几秒，仅一分微弱优势的生物系被外系断球成功，对留在后场的孟小飞形成二打一局面，眼看就要彻底翻盘，只见孟小飞用肘部做出一个狠击的假动作逼拿球队员传球，接着返身跃起佯装去抢球实则整个身体撞向准备接球的另一队员，自己和对方双双倒地，球出界外，气得外系队员围攻叫骂，险些动手打架。有同学当时就戏称孟小飞，戴着眼镜是只羊，不戴眼镜是只狼。

都怪那个年代，孟小飞从少年时代直到读大学都处在爱情宣

传的荒芜时期，当时仅有的两部描写爱情的电影，其中的两个女主人公形象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孟小飞的理想情人——既要有《庐山恋》女主人公的浪漫美丽，又要有《甜蜜的事业》女主人公的贤惠上进。在他眼里，陶慧这样的女同学，漂亮的长相他可以接受甚至有点动心，但唱唱跳跳爱出风头则不够娴雅，学习成绩也不好，充其量只是个“花瓶”，豌豆决不能在花瓶中生活。

正值心比天高的年龄，孟小飞执著地沉溺于柏拉图式的完美爱情幻想之中，期待着梦中情人的到来，直到大学毕业也没有在女生中发现自己的那个她。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这么大俗特俗的话自然有它的道理。孟小飞上了研究生以后，爱情观才渐渐向现实回归，与陶慧也有了较多接触，那时陶慧已留在系里做团委工作，他慢慢开始后悔了。他发现自己以前对陶慧的了解远远不够，陶慧不仅时尚、聪明，而且待人处事也比自己老练。孟小飞对她的好感日益增多，可是晚了一步，陶慧早已经名花有主，很快就嫁给了她父亲一位老战友的儿子、江州军分区一位青年军官。陶慧也很欣赏孟小飞的才华，尽管后来两人各自有了感情归宿，却仍是同学圈子和系里同事圈子中来往较多的朋友。

偶然事件也造就了不少爱情，甘敏就是这样闯入孟小飞生活中的。

刚进入研究生第二年的时候，孟小飞突发急性阑尾炎住进了江大附近的一家医院，做了阑尾切除手术。高挑美丽的甘敏当时正在这家医院实习护理，她日夜守护在孟小飞身边，以其温柔、细腻、体贴打动了他，两人相谈也很投机。孟小飞觉得比自己小五六岁的甘敏挺可爱，有时能像小妹妹一样撒娇逗他开心，这是他在同龄的女同学中不曾感受过的，唯一的遗憾就是甘敏的中专学历太低了点。那段时间甘敏一直很主动地靠近和暗示，孟小飞则迟疑着不作最后表态。

聪明的孟小飞不久就悟出来，不能再干错过陶慧这样的傻事了，到时候把割掉的盲肠悔青了也没用。他心里很清楚自身的弱